



群众演唱材料

曲艺

第三集

中国曲艺研究会编

通俗文艺出版社

群众演唱材料

曲

艺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第三集)

藏书章

曲艺研究会

通俗文艺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本書所蒐集的曲艺段子，多是近一两年中各地湧現出来的比較优秀的作品，其中有反映现实生活和描写革命斗争的创作，也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节目，形式是多样的，题材也很广泛。

这些作品，絕大部分都曾在各地报刊发表过，並曾受到广大讀者的欢迎。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供应各地文娱团体的演唱材料，本社特約請中国曲艺研究会將这些作品彙編成冊。

在編选这些作品时，既注意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和教育意义，也注意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並且大部分作品是簡短易学的，适合在春节文娱活动中选用。

曲 艺

第三集

中国曲艺研究会編

封面設計：刘栖梅

※

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餌胡同7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067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經售

※

总号(文)0304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 2 $\frac{1}{2}$ 字數33,000

1957年12月第一版 195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0

統一書号：T10023·271

定价：(5) 一角九分

目 录

双开锁 (唱词) 楊善元、張誠 (1)

雨夜送器材 (山东快书) 俞 迟 (12)

冲过冰流三道河 (单弦)

..... 朱旭明原作、張潤源改編 (28)

深夜入洞房 (快板) 高 馥 (34)

友誼的花朵遍地开 (唱词) 李殿文 (42)

王金龙与祝英台 (相声) 陈长馨 (50)

齐会計 (唱词) 兆 乾、赵錫恩 (59)

两面人 (清音書帽) 老 沈 (65)

書生游泳 (快書書帽) 王世才 (69)

双 开 鎖

(唱 詞)

楊善元、張 誠

月牙儿弯弯照山梁，
社員們收工回村庄，
小伙子唱着歌儿头前走，
后跟着吱吱喳喳的大姑娘。
有一位白发老媽媽也挤在人群里，
那就是光荣軍属張大娘。
她轉过了小桥把家門进，
打开鉄鎖走进了房，
进屋来觉着肚里餓，
立刻就淘米洗菜来回忙。
那知道一掀鍋盖吓了一跳，
鍋里边一股气味扑鼻香；
平厝上早就蒸熟了大米飯，
平厝下熬开了綠豆湯，
切好的一碟腌咸菜，
和碗筷一起放桌上。
張大娘看着飯菜惊又喜，
端起飯碗暗思量：

“志洪在城里把書念，
桂藍子在她婆家生产忙，
志强开春应征入伍去当兵，
只剩我一人在家度时光。
这是誰給我做的飯呢？
飯菜可口味道儿香！
也許是桂藍子回家来看我，
做好飯去找她干姐姐叙家常；
这俩人哪，从小就象亲姐妹，
好似一个爹来一个娘，
要是三天不見面，
都說比过了三年还要长。
八成是俩人談得上了劲儿，
忘了那三星已到頭頂上！”
張大娘吃罢了晚飯天不早，
回轉身来就关了門窗，
又一看炕上早就鋪好了被，
被窩儿温得暖洋洋，
有一只小猫儿臥在炕头上，
咪儿咪儿地洗臉忙。
張大娘看罢心中喜，
嘴上不說心里想：
“今天看見了猫儿洗臉，
定有客人到我的房，

准是桂藍子回来了，
这丫头可真疼她娘！”
張大娘躺在炕上等閨女，
一閉眼就迷迷糊糊入了夢鄉。
直睡到架上金雞叫，
她才穿衣忙起床，
睜開兩眼四下看，
却不見女兒在身旁。

（白）第二天張大娘知道桂藍子並沒有回來，想起了頭天晚上吃的飯菜就納悶了：“那是誰給我做的呢？”正想着社里敲起了下地的鐘，這才把她驚動了！

張大娘連忙吃早飯，
扛着鋤頭下地就離了房，
直到那一輪紅日向西落，
又隨着社員們轉回莊。
到家提來了一桶水，
想洗洗前天脫下的脏衣裳，
打開櫃一看發了楞，
櫃里的衣裳變了樣：
“怪呀，我明明記得衣裳脫下沒有洗，
為什麼今天就干干淨淨地在櫃里藏？
這桶水倒在缸里以後用吧，

留着我做飯洗衣裳！”

提起水要往缸里倒：

“咦，誰替我把水挑滿缸？”

張大娘轉過身去掀鍋蓋，

喘！熱氣騰騰頂房梁。

平厝上小米面饅頭咧着嘴兒笑，

平厝下煮着疙瘩湯，

切好的一碟腌咸菜，

和碗筷一起放桌上。

炕上早就鋪好了被，

被窩兒溫得暖洋洋，

小猫兒臥在炕頭上，

咪兒咪兒地洗臉忙。

張大娘越想越奇怪，

越怪心里越悶的慌：

“今天又見猫兒洗臉，

又沒見有人進我的房；

房門沒開窗戶沒動，

就有人給做飯洗了衣裳。

我老婆活了五十歲，

這樣的事兒還是頭一桩！”

張大娘自己解不開這個謎兒，

就去問對門的李大娘。

李大娘說：“我人老眼花不濟事，

沒見有人進你的房！

只見過你房上的煙囪把煙冒，

有人在屋裡拉風箱。”

張大娘說：“房門天天上着鎖，

鑰匙時時都在我兜裡裝。

社員們同去同歸同生產，

難道會有人進我的房？”

李大娘說：“也許是七仙女下了凡，

神仙來幫你的忙？”

張大娘听了撲哧一笑，

說：“你這思想太荒唐，

那天上的七仙女是神話，

哪能夠來幫凡人的忙！”

李大娘說：“准是社裡姑娘們幹的事，

悄悄地來幫你的忙，

怕你不叫她動手，

才整天跟你捉迷藏！

依我看你明天下午請個假，

偷偷地躲在家裡看端詳。”

張大娘說是：“值不得，

現在春耕播種正緊張；

全社的男女老少都下了地，

我不能呆在家裡耗時光。

春天多種下幾畝地，

秋天能多收万石粮。
到明天我把房门换把锁，
换一把黄铜老锁是三簧；
全村就有我这样一把锁，
这是我三十年前的老嫁妆。
要是她不是七仙女，
就没法开门走进我的房！”

（白）张大娘说：“进不了门她就做不成
饭。”李大娘听了也说：“对，这倒也
是个好办法！”

第二天东方发白公鸡叫，
张大娘又下地出了庄，
直到那太阳把西山下，
庄里才回来了张大娘。
院里面没有一个人，
只有一群喜鹊儿落在房檐上。
张大娘打开三簧锁，
双手推门走进了房，
进屋来只听得锅里咕嘟嘟地响，
炒菜的气味香又香，
大娘忙去掀锅盖，
嘴！谁见了也想尝一尝。
平屉上棒子面窝头夹红枣，
平屉下煮着杂面汤，

又添了一碟新鮮菜，
雞蛋炒的焦炸黃。

（白）張大娘回得家來，見三簍大鎖紋絲
未動，鍋里還是和往常一樣做好了飯
菜，這可真把她裝到悶葫蘆里去了。

張大娘一見飯菜發了楞，
不說話來干把嘴張，
又一看炕上早就鋪好了被，
被窩兒溫得暖洋洋，
小猫兒臥在炕頭上，
咪兒咪兒地洗臉忙；
心里說：“天天看見猫兒洗臉，
客人，客人，你在那廂？”

（白）張大娘想：“我每天下地勞動，這是我份內的事，可每天吃着人家做的現成飯，太過意不去呀！……對，明天早點收工，躲在家里看它個水落石出！”

第二天太陽剛偏西，
村莊里回來了張大娘，
進院來四處無人真寂靜，
彎腰就往草棚里藏。
不多時聽得大門吱扭一聲響，
搖動了門上的小鈴鐺，

張大娘隔着門縫儿朝外看，
房門口站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
這姑娘不高不矮中流个，
粉扑扑的臉蛋儿泛紅光，
黑油油的大辮粗又亮，
一雙大眼水汪汪；
小小的竹籃手中挎，
賬本算盤在里边裝。
只聽見嘩嘩啦啦一陣响，
推開門她就進了房。
進屋先掃地來后鋪炕，
刷完鍋又把水添上，
抱來了干柴引着了火，
咕嗒咕嗒地拉風箱。
這姑娘屋里忙着做飯，
草棚里乐坏了張大娘，
“嗨，你就是人說的七仙女呀？
七仙女原來是干女儿小翠芳！
你可把干娘給害苦了，
天天跟我捉迷藏。”
張大娘故意咳嗽一聲就把屋進，
翠芳一見着了忙，
未曾說話抿嘴儿笑，
口口声声叫干娘：

“干娘呵，你今天回来这么早，
是不是干活儿贪多累得慌？”

大娘說：“我今天有件要紧的事，
才提前收工回了庄，

回家来看七仙女，

来感謝那位天天帮我的好姑娘。

我鎖上的鑰匙哪来的？

赶快告訴你干娘。”

翠芳說：“鑰匙是你給我的，

大概是你年紀大了好遺忘。

过去我常来跟干娘睡，

你不在家我进不了房，

这鎖上的两把鑰匙你留下一把，

另一把就在我兜里装。”

大娘說：“噢！那你把它还我吧，

以后不要来帮忙。

你在社里当會計，

一天到晚要算賬，

碰上有个干部会，

就忙得暈头轉了向；

要是为了干娘我的事儿，

出了岔子你难承当。

你一片好心我知道，

千万可別再这个样！”

翠芳听了咯咯笑，
說是：“这事不由我主張。
只因为你白天下地太辛苦，
回家来再自己做飯累得慌，
咱們社里有規定，
照顧軍属理应当。”
大娘說：“我不能坐吃現成飯，
坐等白吃臊得慌，
政府也曾告訴过我，
軍属們要带头劳动爭榮光！”
翠芳說：“干娘你不要社里補助劳动日，
自己参加生产应当受表揚；
可就是一个人屋里屋外忙不过来，
我們大伙也应该帮帮忙。”
大娘說：“大家的心意我謝謝，
你知道我两只手閑着就憋得慌！
翠芳你还是免了罢，
回头干娘我去跟大家講一講。”
翠芳說：“不！社里答应了我也不答应，
不叫我帮我偏要帮！”
娘儿俩只顧来爭論，
沒想到鍋里溢出白米湯。
大娘忙去掀鍋蓋，
把那小桌儿放在炕中央，

想留翠芳吃頓飯，
又把筷子拿了两双，
摆好了筷子回头看，
沒留神早就溜走了小翠芳。
只听得翠芳在牆外尖声喊，
口口声声叫干娘：
“干娘呵，我有件紧急的事儿，
要到社里去找社长；
今天沒給你做好飯，
明天再来帮你的忙！”
張大娘忙对着牆外高声喊，
一个劲地叫翠芳：
“翠芳啊，你的工作比我累，
不用再来帮助你干娘！”
心里的疙瘩解开了，
張大娘自己笑一場。
这就是大娘翠芳双开鎖，
故事虽短情意长！

雨夜送器材

(山东快书)

俞 迟

說的是这一天晚上七点多，
远路上开过来一辆十輪大卡車。
两盞車灯明又亮，
几里开外望的着。
这地方不近村也不靠店，
大路旁边是平坡。
車窗外东北风刮的呼呼叫，
阴沉沉的天空象黑鍋。
駕駛室坐着人两个，
老葛身旁是小郭。
小郭本是个营业员，
開車的是司机葛立德。
老葛手握方向盘，
左一撥来右一撥。
大卡車唿唿喇喇往前跑，
車身子不住直顛簸。
老葛他今天开的特別快，
原来是运输任务太紧迫。

葛立德順着車窗留神看，
心里不住暗琢磨：

（白）“啊？不对呀！”
“卡片上明明写着五十里，
这半天約摸也跑了六十多！
为什么越走越不到，
路旁边哪里来的一道河？”

（白）“哎，小郭！”
“咱这会稀里糊涂光赶路，
你看看道路錯沒錯？
走‘下道’不比跑公路，
說走錯了就走錯！
跑这路我是头一趟，
过去一直沒来过！”

（白）“啊？……”
小郭听了一拍腿：
“開了半天道路你还不認得？
哎，葛师傅！
人家都說你‘馬大哈’，
这真是一点也沒錯！
別的事馬馬虎虎还倒好，
咱这是送器材去支援大建設！
看这路越走越难走，
十有八九要走錯！”